續資治通鑑/卷09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十一 ◄

續資治通鑑
卷九十二

► 卷九十三

【宋紀九十二】起旃蒙協洽正月，盡強圉作噩十二月，凡三年。

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政和五年〈（遼天慶五年，金收國元年）〉[1]

春，正月，壬申朔，女直阿古達稱皇帝，謂其下曰：「遼以賓鐵為號，取其堅也。賓鐵雖堅，終亦變壞。惟金不變不壞，金之色白，完顏部色尚白。」 於是國號大金，改元收國，更名旻。鄂蘭哈瑪爾及宗翰以耕具九為獻，祝曰：「使陛下無忘稼穡之艱。」金主敬而受之。旋以鄂蘭哈瑪爾為古論貝勒。

丙子，金主自將攻黃龍府，進臨益州，州人走保黃龍，取其餘民以歸。

丙戌，瀘南晏州夷卜漏等反，攻梅嶺堡，陷之。

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十州五村團思峨洞諸熟夷，素黠勇善鬥，大中祥符、元豐間，屢為邊患。瀘帥賈宗諒，武人也，喜生事，嘗以需竹木擾夷，夷怨之。至是又誣致其酋鬥{　固}旁等罪，杖脊，黥配，諸夷憤怒。卜漏遂主盟，合從入寇，因上元張燈，襲破梅嶺堡。知寨高公老妻，族姬也，公老嘗攜族姬以金玉器與卜漏輩飲思峨洞，卜漏豔之，故來攻。公老遁去，遂略其妻及金玉，四出焚掠以歸。族姬，濮安懿王之曾孫，於帝服屬為近，事聞，帝甚駭。

時蜀久安，人巽懦不習兵，所至闕戰守備，遠近聞警騷動。梓州轉運使趙遹，適案部次昌州，即馳至瀘，而提點刑獄賈若水亦至。遹恐賊逾瀘水益難禦，乃急督宗諒率兵進屯江安縣，據水當賊沖，且以近邊諸壘轉餉給軍，儲備無乏。若水摘比近巡尉兵既至，又成都、利、夔路援師亦集，與宗諒所部，得眾萬餘。逮賊再犯武甯、樂共、梅嶺，宗諒出兵與賊戰，官軍大衄，裨將陳世基等死之。賊屢勝，愈猖獗，出沒無虛日，蜀土大震。

己丑，令諸州縣置醫學，立貢額。

甲午，改龍州為政州。

遼遣行軍都統耶律鄂爾多、左副統蕭伊蘇、右副統耶律章努、都監蕭色佛埒、騎二十萬、步卒七十萬戍邊。遼主率兵趨達嚕噶城，次甯江州西。遼主下詔親征，遣僧嘉努持書約和，斥金主舊名，且使為屬國。金主遣薩喇復書：「若歸叛人阿蘇，遷黃龍府於別地，然後議之。」庚子，進師逼達嚕噶城。

金主登高，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，顧謂左右曰：「遼兵心貳而情怯，雖多，不足畏。」遂趨高阜為陳。宗雄以右翼先馳遼左軍，左軍卻。右翼出其陳後，遼右軍皆力戰，洛索、尼楚赫沖其堅，凡九陷陳，皆力戰而出。宗翰請以中軍助之，金主使宗幹往為疑兵。宗雄已得利，擊遼右軍，遼兵遂敗。乘勝追躡至其營，會日已暮，圍之。黎明，遼軍潰圍出，逐北至阿嚕岡，遼步卒盡殪。

是役也，遼人本欲屯田，且戰且守，故金並得其耕具以給諸軍。

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，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，貫以中軍駐蘭州，為兩路聲援。仲武至清水河，築城屯守而還。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，大敗之，斬首三千級。

二月，乙巳，立定王桓為皇太子。

甲寅，冊皇太子，赦天下。

庚午，以童貫領六路邊事。時永興、鄜延、環慶、秦鳳、涇原、河西各置經略安撫使，

以貫總領之，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。

遼饒州渤海摩哩等反，自稱大王，遼主遣蕭色佛埒等討之。

三月，辛未朔，太白晝見。

金主獵於寥晦城。

癸酉，張商英復通奉大夫，提舉崇福宮。

梓州路轉運使趙遹密奏賈宗諒激變晏夷之罪，且曰：「瀘南邊事，轉運使官不當干預，臣不敢坐視，已收羸兵馳赴樂共城，權行招安之策，庶邊徼早得寧息。」然遹本意乃欲專事進討，兵端愈大矣。詔：「罷宗諒等；審度事宜；如晏夷尚敢猖獗，即仰前去掩殺；若已退散著業，或悔過歸降，即不得要求功賞，別生事端。」代以康延魯而聽遹節制。

甲申，追論至和、嘉祐定策功，封韓琦為魏郡王，復文彥博官。

丁亥，詔以立皇太子，見責降文武臣僚，並與牽復甄敘，凡千五百人。

壬辰，升舒州為德慶軍節度。

癸巳，賜禮部奏名進士出身何　等六百七十人。

夏，四月，甲辰，作葆真宮。

丙午，趙遹奏：「節次招到晏州夷賊千餘人及首領鬥岡等二百四十七人，又說諭到賊首卜漏等十餘人，俱來梅賴村壩，去君城十里，與所差使臣同刺貓牲、雞血，和酒飲誓，稱一心歸宋，更不作過。比引問於聽事之所，先以疏其過惡，次以明揚君父不殺之恩，率皆面闕稽顙再拜以謝。臣即犒以酒食，錫以銀采，俾令著業。遂分兵修復梅嶺堡，兼創築諸城寨，以備不虞。」

丁未，詣景靈宮；還，幸秘書省，進館職官一等。

庚戌，改集英殿為右文殿。

癸丑，遼蕭色佛埒等為渤海摩哩所敗，以南面副部署蕭托斯和為都統，赴之。托斯和與摩哩戰，復敗績。

癸亥，置宣和殿學士。

詔東宮講讀官罷讀史。

遼主使耶律章努等齎書使金，斥其主名，冀以速降。金主以為書辭侮慢，留其五人，獨遣章努還，報書亦如之。

五月，庚午朔，金主避暑於近郊。甲戌，拜天，射柳。自後每歲以五月五日、七月十五日、九月九日拜天，射柳。

六月，己亥朔，遼章努復以國書致金主，猶斥其名，辭與前同；金主亦斥遼主名以報之，且諭之使降。

癸丑，以修三山河橋，降德音于河北、京東、京西路。

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，獻議導河大伾，可置永遠浮橋，謂：「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，直大伾山西而止，數里方回南，東轉而過，復折北而東，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，地形水勢，迫束相直，曾不十餘里。且地勢卑，不可以成河，倚山可為馬頭。又有中潬，正如河陽，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，分為兩股而過，合於下流，因三山為趾以系浮梁，省費數十百倍，可寬河朔諸路之役。」朝廷喜而從之，置提舉，修系永橋，所調役夫數十萬，民不聊生。至是工畢，詔提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。又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滎縣者，賜名天成橋；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，屬滑州者，賜名榮光橋，俄改榮光曰聖功。御製橋銘，磨崖刻之。昌齡遷工部侍郎。方河之開也，水流雖通，然湍激猛暴，遇山稍隘，往往泛溢，近砦民夫，多被漂弱，因及通利軍，後遂注成巨濼雲。

秋，七月，戊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金主以弟烏奇邁為安班貝勒，以國相薩哈、弟杲並為古論貝勒。

乙亥，升汝州為陸海軍節度。

丁丑，詔建明堂于寢之南。

趙遹奏：「晏州夷賊渝盟作過，出沒剽掠，若置而不問，恐養成奸惡，別生大患，不可不早為之計。但事力未勝，不敢輕舉深入。乞就秦鳳、涇原、環慶路共調兵三萬，前來攻討。」詔永興路選兵二千人赴之。辛巳，又詔涇原發兵三千，環慶二千，押赴瀘南聽用。仍以趙遹為瀘南招討統制使，王育、馬覺為同統制，雷迪、丁升卿軍前承受，孫羲叟、王良弼應副錢糧，並聽遹節制。

甲申，以昭慶軍節度使蔡卞為開府儀同三司。

是月，遼使薩喇以國書致金主，金主留之不遣。

八月，戊戌朔，金主自將攻黃龍府，次混同江，無舟；金主使一人導前，乘赭白馬徑涉，曰：「視吾鞭所指而行。」諸軍隨之，水及馬腹。後使舟人測其渡處，深不得其底。

己亥，都水監言：「大河已就三山通流，正在通利之東，慮水溢為患，乞移軍城於大伾山、居山之間以就高仰。」從之。

己酉，詔秘書省移於它所，以其地為明堂。杭州觀察使陳彥，言明堂基宜正臨丙方稍東，以據福德之地，故有是詔。命蔡京為明堂使，開局興工，日役萬人。

庚戌，詔：「中書舍人陳邦光，提舉洞霄宮，池州居住。」

先是邦光以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，會蔡京獻太子以大食玻璃酒器，羅列宮庭。太子怒曰：「天子大臣，不聞道義相訓，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邪！」命左右擊碎之。京聞邦光實激太子，含怒未發，遂因事斥之。

辛亥，升通利軍為濬州。

嗣濮王仲增薨，弟仲禦嗣。

丙寅，陳瓘特敘承事郎，許任便居住，緣立太子赦也。瓘既寓通州，而盛章與石憬有隙，取密旨編置通州，揚言為瓘報仇，瓘聞而歎曰：「此豈盛世所宜有邪！」因謀徙避，遂挈家至九江卜居焉。

九月，丁卯朔，遼黃龍府陷於金。金主遣遼使薩喇還，遂班師，至混同江，徑度如前。

金宗翰及其弟宗弼等遺書遼主，陽為卑哀之辭，實欲求戰。遼主怒，下詔親征，有「女直作過，大軍翦除」之語。金主聚眾，勞面仰天慟哭曰：「始與汝等起兵，蓋苦契丹殘忍，欲自立國。今天祚親征，奈何？非人死戰，莫能當也。不若殺我一族，汝等迎降，轉禍為福。」諸軍皆曰：「事已至此，惟命是從。」

癸巳，金以古論貝勒薩哈為古論呼圖貝勒，鄂蘭哈瑪爾為古論伊實貝勒。

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、鄜延、環慶、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，敗績，死者十四五，秦鳳等三將、全軍萬人皆沒。厚懼罪，重賂童貫，匿不以聞。未幾，夏人大掠蕭關而去。

遼師渡混同江，副都統耶律章努反，奔上京，謀迎立魏國王淳。遼主遣駙馬蕭昱領兵詣廣平澱，護后妃行宮，實達爾伊遜持書馳報淳。時章努先遣淳妃親弟蕭迪裡以所謀說淳，淳曰：「此非細事，主上自有諸王當立，北、南面大臣不來，而汝言及此，何也？」密令左右拘之。有頃，伊遜齎御劄至，備言章努等謀廢立事。淳對伊遜號哭，立斬迪裡首以獻，單騎間道詣廣平澱待罪，遼主遇之如初。

章努知淳不見聽，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，至祖州，率其党告太祖廟，數遼主過惡，移檄州縣，遂結渤海群盜數萬趨廣平，犯行宮，不克，北趨上順國。女直阿固齊，以三百騎一戰勝之，擒其貴族二百餘人，並斬以徇，餘得脫者皆奔金。章努詐為使者，亦欲奔金，為邏者所獲，縛送行在，腰斬於市，剖其心以獻祖廟，支解以徇。

冬，十月，癸卯，以嵩山道人王仔昔為沖隱處士。仔昔，豫章人，自言遇許遜真君，授以大洞隱書、豁落七元之法，能知人禍福。王老志死後，仔昔來都下，帝知之，召令踵老志事，寓蔡京第，因有是命。

己酉，趙遹統兵發江安縣，親督王育由樂共城路，命馬覺以別部由長寧軍路，張思正由

梅嶺堡、水蘆氈中路，期悉會于晏州輪縛大囤，合陝西三路兵，將本路士軍、義軍、土丁子弟、保甲弓手、人夫共三萬五百四十人。

戊午，夏人入貢。

十一月，癸酉，錄昭憲杜皇后之裔。

庚辰，趙遹攻破晏州輪縛大囤，夷賊卜漏遁去，官軍追獲之，降者相繼而至，諸囤悉平。

初，王育等既攻破上、下落樣村及思峨州，所向若破竹，無不即下，遹遂與馬覺、張思正軍皆至輪縛大囤。其山崛起數百仞，周四十餘里，卜漏居之，凡諸囤之奔亡者悉歸於此，共保聚拒守。賊自上施矢石，直瞰官軍，中者即齏粉。官軍以強弓弩射之，曾不能及半，兵陳四周凡累日，將士相顧無計。瀘州都巡檢使種友直，山西將家子，沈密能任事；思黔州巡檢田祐恭，本思黔夷所部土丁藥箭手，輕趫習山險。遹乃微服乘馬，命友直、祐恭從，案視形勢；見山隈崖壁尤陡絕，賊以險故不設備，遹乃悉移軍當賊，而命二人率所部軍於下，謂曰：「此處崖壁，疑可以計登。且山多猱，思黔人善能捕取，汝等急辦之。」信宿，友直捕得生猱數千，遹喜曰：「事濟矣。」乃悉以成算授友直，且令諸軍各備雲梯，視山上火發，即以進。

是日，女直選所部與祐恭之眾，得二千餘，紉麻為長炬，灌以膏蠟，使群猱背負之。暮夜，先以數輩登崖顛，系繩梯數十，縋而下，眾各銜枚，挈群猱次第挽繩梯而登。雞方唱，眾已悉登，及柵，乃然炬縱猱。賊廬舍皆茅竹為之，群猱所曆，火輒發，賊奔呼撲救不暇。猱益驚跳，火益熾，爭前驅逐群猱。官軍已破柵，鼓噪擊其後，賊猶與官軍力鬥。遹望火發，令諸軍撾鼓，俱以雲梯進，賊蹂亂，官軍內外相應，遂斬關環城而登。卜漏從諸酋突圍遁，遹命友直及統領官劉慶以步騎五千追至山後，擒卜漏及諸酋長。遹自入酋境至破輪縛，凡所平州二，縣八，諸囤三十餘城，以其地之要害者建置寨堡，拓地環二千餘里，皆衍沃宜種植，畫其疆畝，募並邊之人耕之，使習戰守，如西北弓箭社之制，號曰勝兵。

庚寅，高麗遣子弟入學。

是月，遼主自將親軍七十萬馳至駝門，駙馬蕭特默、林牙蕭薩喇等將騎兵五萬、步卒四十萬至斡鄰濼。金主自將禦之。

十二月，己亥，升遂州為遂寧軍節度。

乙巳，遼都監章嘉努叛。

丙午，以趙遹為龍圖閣直學士，知熙州。

金主行次約羅，會諸將議，皆曰：「遼兵號七十萬，其鋒未易當；吾軍遠來，人馬疲乏，宜深溝高壘以待。」從之。

丁未，金主以騎兵親候遼軍，獲督餉者，知遼主以耶律章嘉努叛，西還二日矣。諸將請追擊之，金主曰：「敵來不迎戰，去而追之，欲以此為勇邪？」 眾皆悚愧，願自效。金主曰：「誠欲追敵，約齎以往，無事餫饋。若破敵，何求不得！」眾皆奮躍，追及遼主于呼卜圖岡。是役也，兵止二萬。金主曰：「彼眾我寡，兵不可分。視其中軍最堅，其主必在焉；敗其中軍，可以得志。」乃使右翼先戰，兵數交，左翼合而攻之。遼兵潰，金師馳之，橫出其中，死者相屬百餘里，獲輿輦、帝幄、兵械、軍資、它寶物、馬牛不可勝計。金師乃還。

己未，遼錦州刺史耶律珠澤叛應章嘉努，遣北面林牙耶律瑪格討之。

庚申，以平晏夷，曲赦四川。

癸亥，置瀘南沿邊安撫司，以孫羲叟為集賢殿修撰、知瀘州，充安撫使。

遼以北院宣徽使蕭罕嘉努知北院樞密使事，南院宣徽使蕭特默為漢人行宮都部署。

是歲，平江府、常、湖、秀三州水。

夏改元雍寧。

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政和六年〈（遼天慶六年，金收國二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丙寅朔，遼東京有惡少年十餘，乘酒持刃，逾入留守府，問留甯蕭保先所在，今軍變，請為備；保先出，刺殺之。戶部使大公鼎聞亂，即攝留守事，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、漢兵千人，盡捕其眾，斬之，撫定其民。

東京，故渤海地，遼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。而保先嚴酷，渤海苦之，故有是變。其裨將渤海高永昌，時以兵三千屯八甎口，見遼政日衰，金勢方強，遂凱覦非常，誘渤海並戍卒入遼陽，據之。旬日之間，遠近回應，有兵八千人，因僭稱國號大元，建元隆基。遼主遣蕭伊蘇、高興順招之，永昌拒命不從。

戊子，以瀘南獻捷，轉宰職一官。

以童貫為陝西、河北宣撫使。

是日，金主下詔曰：「自破遼兵，四方來降者眾，宜加優恤。自今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所俘獲，逃遁而還者，勿罪。仍官其酋長，且使從宜居處。」

閏月，壬寅，升潁州為順昌府。

庚申，太府寺丞王鼎奏：「《五禮新儀》既已成書，欲乞依仿新樂頒行之。仍許令州縣召募禮生肄業於官，使之推行民間，專以新儀從事。」辛酉，開封府尹王革奏：「乞下國子監，委學官將新儀內冠、昏、喪、祭民間所當通知者，別編類作一帙，鏤板付諸路學事司，勸諭學生，務令通知節文之意。」並從之。

遼貴德州守將耶律伊都以廣州渤海叛附高永昌。遼主遣蕭罕嘉努、張琳討之。

二月，壬申，令道教改隸秘書省。

癸未，詔：「訪聞棣州士人劉棟，蔬食葆神，虛心契道，人之隱奧，洞然照知，處方書符，每有應驗。可令敦遣赴尚書省審驗外，於上清寶籙宮安下，仍給路費驛券遞馬，無令失所。」

丁亥，詔增廣天下學舍。

庚寅，詔廣京城。

遼侍御司徒托卜嘉等討章嘉努，戰于祖州，敗績；復遣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默率諸將討之。章嘉努誘饒州渤海及中京賊侯概等萬餘人，攻陷高州。

三月，癸丑，賜上舍生十一人及第。

乙卯，賜王仔昔號通妙先生。

遼東面行軍副都統蕭酬乾等擒侯概於川州。

夏，四月，乙丑，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。宮建于景龍門，對晨暉門，密連禁署，用道士林靈素言也。

靈素，永嘉人，少從浮屠學，若其師笞罵，去為道士，左街道錄徐知常引之以附會諸閹。時王仔昔寵稍衰，帝訪方士于知常，以靈素對，一見，帝視如舊識。靈素大言曰：「天有九霄，而神霄最高，其治曰府。神霄玉清王者，上帝之長子，主南方，號長生大帝君，陛下是也。既下降于世，其弟號青華帝君者，主東方，攝領之。己乃府仙卿，曰褚慧，亦下降帝君之治。」又目蔡京為左元仙伯，王黼為文華吏，蔡攸為園苑寶華吏，鄭居中、劉正夫、盛章、王革及諸巨閹，皆有名位。而貴妃劉氏方有寵，則曰九華玉真安妃也。帝心獨喜其說，賜號通真先生，作上清寶籙宮，帝時登皇城，下視之。由是開景龍門，城上作復道通寶籙宮，以便齋醮之事。

辛未，尚書右僕射何執中致仕。執中輔政一紀，年高疾甚，賜之寬告。它日造朝，命止赴六參起居，退治省事，遂乙太傅、榮國公就第，朝朔望，儀物廩稍，一如居位時，入見，帝曰：「自相位致為臣，數十年無此矣。」執中對曰：「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，用太傅致仕，與臣適同。」帝曰：「當時恩禮，恐未必爾。」執中頓首謝。執中嘗為端王侍講，故終始恩遇不替；然無所建明，惟以謹畏迎順主意，贊飾太平而已。

遼主親征章嘉努，癸酉，敗之。甲戌，誅叛黨，饒州渤海平。丙子，賞平賊將士有差。而蕭罕嘉努、張琳復為賊餘黨所敗。

丁丑，詔：「天甯諸節及壬戌日，杖以下罪聽贖。」

丙戌，卻監司守臣進獻。

蔡京三上章乞致仕，帝不允；庚寅，詔京三日一造朝，正公相位，通治三省事。

辛卯，高陽關路安撫使吳珍言冀州棗強縣黃河清；詔許稱賀。

五月，甲午朔，令蔡京遇朔望赴朝，三日一知印當筆；不赴朝日，許府第書押。尋又詔：「自今遇有奏事，非造朝日亦赴，仍許正謝。」

丁酉，廢錫錢。

庚子，以鄭居中為少保、太宰兼門下侍郎，劉正夫為特進、少宰兼中書侍郎。

時蔡京大興工役，民不聊生，變亂法度，吏無所師。居中每為帝言，帝亦惡京專，乃拜居中太宰，使伺察之。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，拜為少宰。居中存紀綱，守格令，抑僥倖，振淹滯，士論翕然望治。

壬寅，以保大軍節度使鄧洵武知樞密院事。

遼主以章嘉努既平，將清暑散水原，蕭托斯和請曰：「今邊兵懈弛，若清暑嶺西，則漢人嘯聚，民心益搖。臣愚以為宜罷此行。」不納。

先是高永昌使托人嘉求援于金，且曰：「願並力以取遼。」金主使呼實布謂永昌曰：「同力取遼固可；東京近地，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。若能歸款，當授王爵。」永昌不從。金主乃遣幹魯帥諸軍攻永昌，遇遼兵，敗之，遂取沈州。永昌聞之，大懼，使家奴塔喇詣金師，請去僭號稱藩，幹魯知其詐，進兵攻之。永昌遂支解呼實布等，率眾拒金，遇於活水。金師既濟，永昌之軍不戰而卻，逐北至遼陽城下。明日，永昌盡率其眾與金戰，大敗，以五千騎奔長松島。遼陽人執永昌妻子以城降，托卜嘉亦執永昌以獻，金主命殺之。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系遼女直皆降于金。金主詔除遼法，省賦稅，置明安、穆昆，以幹魯為南路都統，沃棱知東京事。

六月，乙丑，遼籍諸路兵，有雜畜十頭以上者皆從軍。

丙寅，班《中書官制格》。

庚午，慮囚。

甲戌，詔：「堂吏遷官，至奉直大夫止。」

庚辰，遼魏國王淳進封秦晉國王，為都元帥；以上京留守蕭托卜嘉為契丹行宮都部署兼副元帥。

癸未，皇太子立妃朱氏。妃，祥符人，武康軍節度使伯材女也。

丁亥，遼知北院樞密使事蕭罕嘉努為上京留守。

秋，七月，壬辰朔，以震武城為震武軍。

甲午，以德妃崔氏為貴妃。

辛亥，宴州夷賊卜漏及沅州黃安俊、定邊軍李吪　移並伏誅，詔函首於中庫。

壬子，曲赦湖北。

戊午，蔡京請名三山橋銘閣曰「纘禹冀文之閣」，門曰「銘功之門」。

己未，解池生紅鹽。

辛酉，改走馬承受公事為廉訪使者。

遼主獵於秋山。春州渤海二千餘戶叛，東北路統軍使勒兵追及，盡俘以還。

八月，壬戌朔，戒北邊帥臣毋生事。

己巳，以侯蒙為中書侍郎，薛昂為尚書左丞。

庚辰，蔡京奏：「臣昨以年逮七十，加之疾病，乞解機務，蒙恩特許三日一朝。今臣病已痊，筋力尚可勉強，伏望許臣日奉朝請，其治事即依已降指揮。」從之。

壬午，詔天下監司、郡守搜訪岩穀之士，雖恢詭譎怪自晦者，悉以名聞。

丁亥，詣建隆觀，遂幸蔡京賜第。

己丑，升晉州為平陽府，壽州壽春府，齊州濟南府。

是月，金薩裡罕陷遼保州。

保州本高麗地，薩裡罕攻之，久不克，請濟師。高麗使謂金曰：「保州本吾壤土，願以見還。」金主曰：「爾其自取之。」金主乃益薩裡罕兵，無合高麗，至是拔之。

九月，辛卯朔，帝奉玉冊玉寶詣玉清和陽宮，上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禦曆含真體道吳天玉皇上帝。

丙申，赦天下，令洞天福地修建宮觀，塑造聖像。又禁中外不許以龍、天、君、玉、帝、上、聖、皇等為名字。

癸卯，詔定鼎閣于天章閣，以方士王仔昔言九鼎神器宜納之禁中，不可處外也。命蔡京為定鼎禮儀使。

丙午，遼主謁懷陵。

己未，以童貫為開府儀同三司。

金始制金牌。

冬，十月，乙丑，太白晝見。

丁卯，遼以張琳軍敗，奪其官。

戊寅，張商英復觀文殿學士。

烏庫部叛遼，遼遣中丞耶律托卜嘉招之；庚辰，烏庫部降。

甲申，詔誠感殿長生大帝君神像可遷赴天章閣西位鼎閣奉安。

辛卯，蔡京等言冀州三山河清，乞拜表稱賀。

十一月，甲午，詔：「帝鼐改為隆鼐，正南彤鼎為明鼎，西南阜鼎為順鼎，正西晶鼎為蘊鼎，西北魁鼎為建鼎，正北寶鼎依舊，東北牡鼎為和鼎，正東倉鼎為育鼎，東南風鼎為潔鼎，鼎閣為圜象徽調之閣。閣上神像，左周鼎星君，中帝席星君，右大角星君。閣下鼎鼐神像，各守逐鼎排列。」亦用王仔昔建議也。

己亥，祀圜丘，赦。

庚子，以禮部尚書白時中為尚書右丞。

戊申，遼東面行軍副都統瑪格攻金之哈斯罕，敗績，遼主削其官。

夏人大舉兵攻涇原靖夏城。時久無雪，夏人使數萬騎繞城踐之，塵起漲天，乃潛穿壕為地道，入城中，城遂陷，屠之而去。

十二月，庚申朔，金安班貝勒烏奇邁及群臣上其主尊號曰大聖皇帝。改明年為天輔元年。

己巳，以婉儀劉氏為賢妃。

乙亥，遼封庶人蕭氏為太皇太妃。

戊寅，以熙河進築功成，進執政一官。

乙酉，尊九鼎於圜象徽調閣；翼日，復詣閣行香，百官陪位。

特進、少宰劉正夫罷。正夫由博士入都，馴致宰相，能迎時上下，持祿養權，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。

是歲，茂州夷至永壽內附，以其地置壽甯、延寧軍。

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政和七年〈（遼天慶七年，金天輔元年）〉

春，正月，乙未，令：「天下道士，與免階墀迎接衙府，宮觀科配借索騷擾；郡官、監司相見，依長老法。」

庚子，以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為太尉。

甲寅，遼減廄馬粟，分給諸局。

是月，金軍攻遼春州，遼東北面諸軍不戰自潰。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于金；貝勒杲復陷泰州。

二月，癸亥，以大理國主段和譽為雲南節度使、大理國王。

甲子，詔通真先生林靈素於上清寶籙宮宣諭清華帝君降臨事。

初，劉混康、虞仙姑、王老志、王仔昔，皆為帝所禮，然其神怪事多出自方士也。及靈素至，乃以事歸之於帝，而曰己獨佐之，每自號小吏佐治，故上下莫有攻其非者。然靈素實無術，徒敢為大言。是時帝興道教將十年，獨思未有一厭服群下者。靈素因希指造為清華帝君夜降宣和殿事，假帝誥天書雲篆。帝乃會道士二千餘人於上清寶籙宮，俾靈素宣諭其事。左街道錄傅希烈等，皆作記上之。

丁卯，御右文殿，策高麗進士。

辛未，詔天下：「天甯萬壽觀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，仍於殿上設長生大帝君、青華帝君聖像。」

乙亥，幸上清寶籙宮，命靈素講道經。自是每設大齋，費緡錢數萬，謂之千道會，令士庶入殿聽講，帝為設幄其側。靈素據高座，使人於下再拜請問。然所言無殊絕者，時雜以捷給嘲詼，以資媟笑。復令吏民詣宮受神霄秘籙，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從之。

遼涞水縣賊董龐兒聚眾萬餘，西京留甯蕭伊蘇、南京統軍都監紮拉與戰于易水，破之。

三月，庚寅，賜高麗祭器。高麗進士權適等四人，賜上舍及第。

乙未，以童貫領樞密院。

丙申，升鼎州為常德軍節度。

壬子，御製《明堂上梁文》。

遼董龐兒之黨復聚，蕭伊蘇復擊破之。

夏，四月，庚申，帝諷道錄院曰：「朕乃昊天上帝元子，為大霄帝君，睹中華被金狄之教，焚指煉臂，捨身以求正覺，朕甚閔焉。遂哀懇上帝，願為人主，令天下歸於正道。帝允所請，令弟青華帝君權朕大霄之府。朕夙昔驚懼，尚慮我教所訂未周，卿等可上表章，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。」於是群臣及道錄院上表冊之，然止用於教門章疏，而不施於政事也。教主道君皇帝者，即長生大帝君，道教五宗之一，所謂神化之道，感降仙聖，不系教法之內者也。

辛酉，升溫州為應道軍節度，為林靈素也。

丙子，詔親祀明堂。

五月，戊子朔，升慶州為慶陽軍節度，渭州為平涼軍節度。

己丑，詣玉清和陽宮，上地祇徽號。詔曰：「王者父天母地，乃者祇率萬邦黎庶，強為之名，以玉冊玉寶昭告上帝，而地祇未有稱謂，謹上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，詣宮上寶冊，儀禮一如上帝。」

辛卯，命蔡攸提舉秘書省，並左右街道錄院。

乙未，詔權罷宮室修造。

辛丑，祭地于方澤，降德音于諸路。

以監司州縣共為奸賊，令廉訪使者察奏，仍許民徑赴尚書省陳訴。

癸卯，改玉清和陽宮為玉清神霄宮。

乙巳，遼主命圍場隙地許民樵采。

丁未，詔：「應監司兼領措置起發花石。」

金主命：「自收甯江州以後，同姓為婚事，杖而離之。」

六月，戊午朔，以明堂成，進封蔡京為陳魯國公。京辭兩國不拜，詔官其親屬二人。

己未，童貫加檢校少傅，梁師成為檢校少保，宣和殿學士蔡攸、盛章、開封尹王革、顯謨閣待制蔡儵、蔡翛，各遷官有差，皆以明堂成推賞也。

乙亥，蔡京等上表請禦明堂聽朝，頒常視朔，詔答不允；表三上，乃從之。

辛巳，遼以同知樞密院事伊勒嘉為北院大王。

壬午，詔禁巫覡。

丙戌，貴妃宋氏薨。

秋，七月，丁亥朔，令：「僧徒如有歸心道門，願改作披戴為道士者，許赴輔正亭陳訴，立賜度牒、紫衣。」

壬辰，熙河、環慶、涇原地震。

庚子，詔：「八寶內增定命寶，今後以九寶為首。」

癸卯，遼主獵於秋山。

自建隆初，女直嘗由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，故道雖存，久閉不通。至是金之蘇州漢兒高藥師、曹孝才及僧即榮等，率其親屬二百餘人，以大舟浮海，欲趨高麗避亂，是月，為風漂達宋界駝基島，備言「女真既斬高永昌，渤海、漢兒群聚為盜，契丹不能制。女真攻契凡奪其地，已過遼河之西」。知登州王師中具奏其事，朝議固欲交金以圖遼，聞之甚喜，乃召蔡京及童貫等共議，即共奏：「國初時，女真常貢奉，而太宗屢詔市馬女真，其後始絕。宜降詔，遵故事，以市物為名，就令訪聞事體虛實。」乃詔師中選差將校七人，各藉以官，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高藥師等，齎市馬詔，泛海以往。

政和初，蔡京被召，帝戲語京子攸，謂須進土宜，遂得橄欖一小株，雜諸草木進之，當時以為珍。其後又有使臣王永從、士人俞栯，皆隸蔡攸，每花石至，動數十舟。盛章守蘇州，及歸，作開封尹，亦主進奉，然朱勔之綱為最。四年以後，東南郡守，二廣市舶，率有應奉，多主蔡攸，至是則又有不待旨者。但進物至，計會諸閹人，閹人亦爭取以獻焉，天下乃大騷然矣。大率太湖，靈壁、慈谿、武康諸石，二浙花竹、雜木、海錯，福建異花、荔子、龍眼、橄欖，海南椰實，湖湘木竹、文竹，江南諸果，登、萊、淄、沂海錯、文石，二廣，四川異花、奇果，貢大者趙海渡江，毀橋梁，鑿城郭而置植之，皆生成，異味珍苞，率以健步捷走，雖萬里，用四三日即達，色香未變也。蔡京因奏：「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，所尚者山林竹石，乃人之棄物。但有司奉行過當，可即其浮濫而懲艾之。」乃作提舉人船所，命巨閹鄧文誥領焉。又詔監司、郡守等不許妄進，其系應奉者，獨令朱勔、蔡攸、王永從、俞栯、陸漸、應安道六人聽旨，它悉罷之，由是稍戢；未幾，天下復爭獻如故。又增提舉人船所，進奉花石，綱運所過，州縣莫敢誰何，殆至劫掠，遂為大患。

八月，丙辰朔，宣和殿大學士蔡攸奏：「莊、列、亢桑、文子，皆著書以傳後世。今《莊》、《列》之書已入國子學，而《亢桑子》、《文子》未聞頒行，乞取其書，精加讎定，列於國子之籍，與《莊》、《列》並行。」從之。

癸亥，詔明堂並祀五帝。

少保、太宰鄭居中，以母憂去位。

居中與蔡京不相能，及居喪，京懼其起復，以居中王珪之婿，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以沮之。遂追封確清源郡王，御製碑文，立石墓前，而擢懋同知樞密院事，用居中諸子於朝。懋，即渭也。

丙寅，遼命都元帥秦晉王淳，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。

金之拔保州也，高麗兵已在城中，金人入守。高麗王復使蒲馬如金駕捷，且曰：「保州本吾舊地，願以見還。」金主曰：「保州近爾邊境，聽爾自取。今乃勤我師徒，破敵城下，地何可得也！」

九月，戊子，詔：「湖北民力未舒，胡耳西道可罷進築。」

辛卯，祀上帝於明堂，以神宗配享。赦天下。

乙未，特進、少宰劉正夫卒。

丙申，以御史中丞王安中為翰林學士。

安中之為中丞也，一日，請對，曰：「臣起諸生，蒙陛下親擢，備員中執法，懼無以報。今臣所論，事關宗社，倘陛下少留聽采，幸甚！」帝悚然。安中出袖中疏，所論乃蔡京也。帝曰：「誠如卿言。」安中即伏奏曰：「臣孤遠一介，不自量力，輒論大臣。京老奸多智，必將為所中害，自此竄逐，無復再望清光矣。願拜辭。」帝曰：「勿如此，當為卿罷京。」時蔡攸日夜出入禁中，盡率子弟見帝，泣且拜，帝曰：「中司文字如此，奈何？」攸等固懇：「陛下儻全臣宗，乞移安中一別差遣，則事自己矣。」帝惻然，許之。安中方草第三疏，翼日求對，中夜有扣門者曰：「適御筆，中丞除翰林學士，日下供職矣。」安中歎曰：「吾禍其在此乎！」自是京之勢益盛。

丁酉，西蕃王子益麻党征降，見於紫宸殿。

癸丑，貴妃王氏薨。

遼主自燕至陰涼河，置怨軍八營，募自宜州者曰前宜、後宜，自錦州者曰前錦、後錦，自乾、自顯者曰乾、曰顯。又有乾顯大營二萬八千餘人，屯衛州蒺藜山。

冬，十月，乙卯朔，禦明堂平朔左個，以是月天運政治佈告天下；又頒來歲歲運歷數。

遼主至中京。

戊寅，中書侍郎侯蒙罷，蔡京惡之也。

辛巳，詔以來年正月一日祗受受命寶。

時得于闐大玉，逾二尺，色如截肪，帝乃制為寶，文曰「範圍天地，幽贊神明，保合太和，萬壽無疆」，篆以蟲魚，製作之工，幾于秦璽，號曰受命寶。帝甚重之，曰：「八寶者，國之神器；至於定命，乃我所自製也。」

十一月，庚寅，詔：「太師、魯國公蔡京五日一朝，次赴都堂治事，恩禮寵數，並如舊制。」

辛卯，鄭居中起復為太宰；以餘深為特進、少宰、中書侍郎，白時中為中書侍郎。

壬辰，復置醴州。

丙申，太傅致仕何執中卒。贈太師、清源郡王，謚正獻。

升石泉縣為軍。

十二月，甲寅朔，有星如月。

丁巳，以薛昂為門下侍郎。

甲子，金咸州都統烏楞古等敗遼秦晉國王淳兵於蒺藜山。淳初遣烏楞古書議和，烏楞古告于金主，金主曰：「歸我行薩喇及送阿蘇等，則和議可成。」 淳軍蒺藜山，烏楞古及知東京事沃棱等進攻顯州。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來襲，沃棱擊走之。烏楞古遂與淳戰，

敗走，烏楞古追至額勒錦陂，遂拔顯州。於是，乾、懿、豪、徽、成、川、惠等州皆降于金。遼主下詔自責，遣伊勒希巴紮拉與大公鼎諸路募兵。

戊辰，詔天神降於坤寧殿，刻石以紀之。

庚午，以童貫領樞密院。

命戶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寶籙宮之東築山，以象餘杭之鳳皇山，號曰萬歲，周十餘里。

辛未，御筆改《老子道德經》為《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經》。

丁丑，遼以西京留守蕭伊蘇為北府宰相。

癸未，以張商英為觀文殿大學士。

是歲，大旱，帝以為念。侍御史黃葆光上疏言：「蔡京強悍自專，侈大過制，無君臣之分。鄭居中、餘深，依違畏避，不能任天下之責，故致此災。」 不報，且欲再上章。京權勢震赫，舉朝結舌，葆光獨出力攻之。京懼，中以它事，貶知昭州立山縣。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，洩漏密語，詔以章揭示朝堂，安置昭州。

王仔昔倨傲而戇，帝待以客禮，故遇宦者若僮奴，又欲群道士宗己。林靈素忌之，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，下獄死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政和五年：乙未，一一一五年